



阅读随感

尊重荒野

——读《沙乡年鉴》有感

□张海华

有用/无用,热闹/荒凉,整齐/杂乱,美丽/丑陋,温暖/冰凉,熟悉/陌生,顺畅/迷失,安全/危险……这样相反意义的词可以列出好多组,很久以来,在很多人心目中,它们分别代表了对人工环境与所谓“荒郊野外”的基本印象。

正因为荒野给人的感觉如此不友好,因此,对其进行拓荒、改造乃至破坏,似乎都是合乎情理的,至少不会招致太多批评。但很久以前,就有一个人,曾包含深情虔诚地说:

“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。大概,这也是狼的嗷叫中隐藏的内涵,它已被群山所理解,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。”(《像山那样思考》)

这个人,就是奥尔多·利奥波德(Aldo Leopold, 1887—1948),美国著名生态学家、享誉世界的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。上述引文,出自他最著名的著作《沙乡年鉴》——这是一本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。近几年,这本书在国内起码有七八个译本,我所读的,是最早的中译本,译者为侯文蕙。

在这本深刻影响了全球的生态保护运动的薄薄的书中,利奥波德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伦理学——土地伦理学。他说,人类不应该是大地的征服者,而只是“(土地)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”,我们要热爱土地、尊重荒野,要明白万物都有一种“继续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中的权利”,如此才有望挽救生态恶化的趋势,“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、稳定和美丽”。

《沙乡年鉴》一书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,是作者在一个废弃的沙地农场的12个月的自然观察记录,文笔优美、清新,有时略带俏皮。在他笔下,鸟、鱼儿、野兽、野花、大树……一切都那么生机勃勃,共同演绎着一首绚丽的生命交响乐。其中,3月的《大雁归来》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为八年级《语文》下册里的一篇课文(有删改)。

第二部分,是利奥波德一生中在美国各地工作、生活、游历过程中的一些与自然有关的见闻与思考。如《像山一样思考》这篇随笔,记述了作者年轻时(按照他自己的话说,“正是不动扳机就感到手痒的时期”)和伙伴们一起开枪击毙了一头正在育崽的母狼的往事,后来他为此深深忏悔。因为,除掉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狼,生态平衡破坏了,这座山就“病”了。他说:“(我们)不知道像山那样来思考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才有了尘暴,河水把未来冲刷到大海去。”

第三部分,作者自己定名为《结论》。按照侯文蕙的话说,这一部分的4篇文章“分别从美学、文化传统及伦理的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、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”。

作为一个有着十几年野外自然探索与摄影经历的人,当我细读于70多年前的《沙乡年鉴》,依旧觉得振聋发聩,尤其是作者关于荒野的描述与论述。

荒野是什么?在现代又处于什么样的境况中?

荒野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样,是荒凉、粗野、可怕的代名词。利奥波德说:

“荒野是人类从中锤炼出那种被称为文明成品的原材料。……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反映了产生它们的荒野的相应多样性。在人类历史上,前所未有的两种变化正在逼近。一个是

在地球上,更多的适于居住的地区的荒野正在消失;另一个是由现代交通和工业化而产生的世界性的文化上的混杂。”

我认为,关于荒野与文化的“前所未有的两种变化”,作者具有惊人的前瞻性。在70多年以后看来,第一种变化,就是指人类无限扩张对大自然原生态的巨大侵害;而关于第二种变化的表述,实际上已经在早早暗示着全球化浪潮对文化个性的冲击——由此也势必带来对各地荒野的冲击。

拿户外休闲这一在全球都很时髦的活动来说,利奥波德早就忧心忡忡地说由于“休闲被公认为是一种经济资源”,因此包括道路在内的各种设施迅速发展,于是“荒野的安谧正在遭受由汽车装备起来的旅游者的冲击”。作者很生气地把只知道消费自然、而根本不晓得尊重荒野的人称为“战利品娱乐主义者”,说这样的人“为了享受,他必须拥有、侵犯、占有”,因此,“他个人看不到的荒野对他是没有价值的……一个未曾使用过的偏僻地区对社会是无用的”。

利奥波德所担忧的事情,不是也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吗?现在,很多人都说自己喜欢“亲近自然”,但实际上,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:有的人在清澈的溪流边烧烤,临走时却把垃圾扔得满地都是;有的人一路游山玩水,一路随意采挖植物;有的人专门去山里吃石蛙之类的“野味”……

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这些人失去了对自然感知的能力。利奥波德说:“感知(自然)的最突出特点是,它无需消费,也无需削弱任何资源的作用。例如,一只鹰扑向其目标的动作……这个戏剧性的场面可能会使100个陆续而来的目击者激动得发抖,而威胁只有一个——当他用猎枪做了反应时。”

因此,感知是一种审美的能力,靠的是一颗热爱、尊重自然的心灵,而不是靠猎枪。所以,利奥波德感叹道:“发展休闲,并不是一种把道路修到美丽的乡下的工作,而是要把感知能力修建到尚不美丽的人类思想中的工作”。

但利奥波德的箴言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理解。说起来令人扼腕,作者从1941年起就开始寻求出版他的著作,但一直未能如愿。直到1948年4月17日,他才终于得到好消息:牛津大学出版社接受了书稿。然而,仅仅4天后,邻居农场起火,在去扑救大火的路上,利奥波德因心脏病猝发而不幸离世。《沙乡年鉴》于次年出版,但在此后近20年内,由于战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复苏,一切看上去都是蒸蒸日上的样子,因此利奥波德关于生态保护的金玉良言并不为人们所乐意听取。

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,当各种危机爆发,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。正如译者侯文蕙所言,那时候,利奥波德的关于“土地伦理”的观点才“恰似茫茫夜空中的北斗,真正显出了它的光彩”。

是的,这束光,还在继续照耀,希望能照进更多人的心灵,让更多的人在大自然面前懂得什么叫做谦卑。

百家荐书

故纸堆里的智慧

——读《穿越历史聊经济》

□冷枫

“读史使人明智”,历史总是为我们提供很多经验和教训。然而当下多数人读史,用的还是惯常的文科思维。在这种思维下,我们很容易忽视那些蕴藏其中的经济规律。《穿越历史聊经济》看上去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历史读物,但骨子里却是一部难能可贵的经济学著作。从周赧王到隋炀帝,朝代更迭,几度兴亡,种种兴衰荣辱的背后存在着很多历史人物的经济学智慧——这份智慧在那个讲究重用文学之士做朝廷股肱的时代里,往往被视而不见。

《穿越历史聊经济》一书起笔于周赧王时期。周赧王即东周末代皇帝姬延,他曾为了攻秦而向诸侯国借钱攒军费。由此,最早的国家借贷出现。现代人都知道,公司如果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,会进入破产程序,通过变卖资产偿还债权人的损失。但国家是主权实体,没有被清算的危险,损失的只是无形资产——信用。不过钱是借来了,仗却没打成。后来除了用自己的遭遇为后世发明“债台高筑”这个成语外,便只剩下身死国灭。

该书中还提到了很多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原则。这些原则若放在一本大部头的经济学专著中,我们读来,可能会兴味索然,但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诠释,就易于理解了。汉文帝曾抛出过一个相当大胆的经济政策:放开铸币权,即同意私人铸造货币。这一财政措施和后世经济学大家哈耶克博士一直强调的“货币发行私有化”主张不谋而合。但汉文帝手下的大臣贾谊坚决反对私铸货币。贾谊的观点则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提出的“一般均衡”原理相契合。鉴于真正对资源分配和社会起作用的是物质的相对稀缺性,所以根据贵金属有限的现实,铸币时很可能会被掺入杂质。然后百姓也会自然而然地将好币藏起来,使用劣币,从而造成劣币充斥市场。然而奇怪的是,汉文帝时期并没有出现十六世纪英格兰铸币局局长格雷欣所说的“劣币驱逐好币”现象。细究其原因,是当时货币铸造存在双寡头竞争。汉文帝把铸币权给了吴王刘濞和宠臣邓通,谁铸的币不好,人们便会自发地使用另一方货币,这样,双方形成了制衡。这就好比现在金融世界中存在不止一种国际货币,除美元外还有其它数种,美元便不敢肆无忌惮地贬值。

帝王统治之道中有一条为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。可民心最趋向的是什么?过日子。日子和朝廷的各项政策有关,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经济政策及会影响百姓经济状况的军事、政治举措。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,他出台的五铢钱、盐铁专营、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对后世影响极大。但此人好大喜功,连年征战。这种“折腾”本来是暗合凯恩斯主义的,应该是能搞活经济的,然而现实却不然。凯恩斯打过一个比方:让政府雇人在街上挖坑,然后雇另一批人去填坑。如此失业者有了工资,可以消费;企业家也能盘活企业,萧条现象便得到改观。汉武帝的失策在于他一直是为了打仗而打仗。打败匈奴后,没有和他们开展贸易往来。与之相反的是英国,习惯于在征服一个地方后,要求对方开放口岸,互通商,这样自己就可以商养战、以战促商了。

在历史当中,很多军事谋略若用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,就会变得更加明晰。博弈论中的“智猪博弈”曾被三国时的诸葛亮娴熟运用。“智猪博弈”说的是有一大一小两只猪关在笼子里。在笼子一边是饲料,另一边是按钮,按下按钮会有十份饲料掉下来。经过各种可能性的分析,最后的结论是:大猪的最优策略是去按按钮,小猪可按可不按。在孙刘联盟中,孙权的地位相当于大猪,刘备是小猪。刘备本来就没有根据地,赤壁这一仗可打可不打。倘若不打,孙权只能投降,刘备却还能去依附刘璋、张鲁等人。这个利害关系挑明之后,孙权作为“智猪”,自然就同意联盟了。

一般来说,关于历朝历代兴亡得失的解读总是离不开政治、军事等方面,《穿越历史聊经济》选择了另外一个点,从经济利益方面去看帝王将相的种种尔虞我诈和经略权变;但有趣的是,这些中国古代的“经济运作”的事例,用当代经济理论来解读一番,居然也是“有理有据”。

(《穿越历史聊经济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)

本版摄影 张海华

投稿邮箱:ljz@cnhb.com.cn